

《慧琳音义》与辞书编纂史研究

姚永铭

提 要: 本文以《说文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字略》、《集训》为例,说明唐释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对于辞书编纂史研究的作用:《说文》两引“慧琳音义书”说,一般认为“慧琳音义书”为纬书,我们依据《慧琳音义》及《说文》体例,认为应是通人之名和书名;宋人重修之《大广益会玉篇》对原本《玉篇》作了大幅度的修改,我们依据《慧琳音义》的材料,考察了《大广益会玉篇》在增字、删义方面的情况;《字略》一书,张鹏一、沈兼士、福保等均以为北齐宋世良撰,我们认为应是阮孝绪《文字集略》的简称;《集训》一书一般当作字书看待,其实有可能是一部带有关中方音性质的韵书。

关键词: 《慧琳音义》 辞书编纂史 《说文》 《玉篇》 《字略》 《集训》

“玄应的《一切经音义》在六朝人同类辞书的基础上,广释佛经文字,体例略如《经典释文》,而注释加详。慧琳的《一切经音义》继之而作,包罗更广,其中征引了汉魏六朝许多失传的古字书,内容非常丰富……这两部《一切经音义》既讲单字音义,亦释语词,融合《说文》、《尔雅》于一编,为后世的词典编者提供了借鉴。”^[1]《慧琳音义》保存了《说文》、《尔雅》、《方言》、《释名》等最古的传世辞书,也保存了大量后出的失传古辞书,从辞书编纂史研究的角度说,自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例如学术界盛行这样一种观点:最古的以“字典”命名的辞书为《康熙字典》,徐时仪先生根据《慧琳音义》九引《字

辞书史

典》，证明历史上早有《字典》，从而纠正了传统的说法。^[2]

刘叶秋先生《中国字典史略》认为《慧琳音义》对于辞书编纂史的研究可以发挥多方面的作用，说：“按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一著录《证俗音字略》六卷，下有小注云：‘梁有《诂幼》六卷，颜延之撰；《广诂幼》一卷，宋给事中荀楷撰，亡。’《慧琳音义》所引荀楷《诂幼文》，当即《隋书》所载之《广诂幼》。诂幼、诂幼，虽皆可通；作为启蒙之意，似诂幼更恰当一些。”^[3]此外如失传古辞书的辑佚、现存古辞书的校订等。下面我们举《说文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字略》、《集训》为例，说明《慧琳音义》对于辞书编纂史研究的作用。

（一）《说文》

《说文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，它在辞书编纂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。《说文》的研究几乎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字学研究的全部内容。从《说文》的流传经历来看，它在唐代经过李阳冰的改纂，宋代又经徐铉等校订，成为今日所能见到的大徐本。几经变迁，大徐本恐怕已非《说文》之旧貌。《慧琳音义》屡引《说文》，它所包容的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、慧苑《新译大方广佛花严经音义》、云公《大般涅槃经音义》、窥基《法华经音训》均早于李阳冰改纂；而《慧琳音义》的撰作又早于徐铉的校定，因此虽不能说它征引的一定是《说文》的原貌，但往往较多地保留了《说文》的原貌。笔者另文曾利用《慧琳音义》的材料对《说文》“省声”的问题进行探讨，实际上也可以反映《慧琳音义》在辞书编纂史研究方面的作用。毫无疑问，利用《慧琳音义》研究《说文》绝不仅仅限于“省声”，它还可以用于其他方面。

《说文》“易”下引“秘书说”：“日月为易。”段氏玉裁、桂氏馥、王氏筠皆以“秘书”为纬书。丁福保根据《慧琳音义》“易”字注引《说文》：“贾秘书说：日月为易。”认为今本《说文》脱“贾”字。考《后汉书·贾逵传》，逵两校秘书，“贾秘书”即贾逵也。^[4]严北溟先生指出：“通行本《说文》‘易’字注，引‘秘书说，日月为易’。对此乾嘉各

小学家一致认为‘秘书’就是汉代流行的纬书，因纬书确有着浓厚的神秘色彩。但这是一种误解。《音义》（引者案：指《慧琳音义》）卷六里的‘易’字注，则引了唐时所见到的《说文》，明明作‘贾秘书说’，可这个‘贾’字在通行本里漏掉了。贾秘书即东汉古文经学家贾逵；许慎是他的学生，对老师不直称其名而写作‘贾秘书’，是表示尊敬的意思。”^[5]根据我们的考察，“秘书”在两汉以前有三义：一为宫禁藏书，二为纬书，三为掌校典籍之官。《说文》所引“秘书”，首先应当排除的就是“纬书”。理由有三：

首先，纬书是与经书相对的一类书，它们以神学迷信附会儒家经义，尽管其释义亦有可取之处，但其说解字形，诚如《说文解字叙》所指出的，诸如“马头人为长；人持十为斗；虫者，屈中也”之类，“皆不合孔氏古文，谬于史籀”。很难想像，许慎在明确批判了这类说解之后，还会再引用这类说解。事实上，《说文》摈弃的正是这一类说解。例如：《春秋纬·元命苞》：“土……其立字，十从一为土。”又：“木……其字，八推十为木。”《春秋纬·说题辞》：“黍……其立字，禾入米为黍。”对此类解说，《说文》一概不录。

其次，《说文》两引秘书，重在说明文字歧异。刘叶秋先生指出：“如目部‘瞋’字下面，还有一个‘𥇑’字，说解云：‘秘书瞋从戌。’这里就是说明秘书中‘瞋’字的形体，和通行的小篆不同。”^[6]“易”字下云：“秘书说：日月为易，象阴阳也。”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卷二引虞翻注《参同契》云：“字从日月，正从日勿。”可见所谓“日月为易”也是说明文字歧异的。而秘书之职，重在“掌典图书、古今文字考合同异”。我们注意到，史籍中“校秘书”的说法相当普遍（见《后汉书》之《班固传》、《马融传》、《贾逵传》），并有“校书东观”的说法（见《后汉书》之《蔡邕传》、《孔僖传》），联系到“汉之兰台及东观皆藏书之室”，可以肯定，这里的“秘书”是指宫禁中藏书，而非专指纬书。

第三，联系《说文》的引书通例来看，《说文》两引“秘书”，应有不同的含义，但均非纬书。《说文》引用有严格的体例，凡言“某某

说”者,均为引通人说。例如:

𦵏 杜林说𦵏从多。(第19页)^[7]

茵 司马相如说茵从革。(第25页)

嗥 谭长说嗥从犬。(第34页)

《说文》“瞋”下云:“祕书瞋从戍。”这与下列各例相同。

𦵏 《汉令》𦵏从瓦麻声。(第62页)

𦵏 《春秋传》返从彳。(第40页)

𦵏 《司马法》𦵏从革。(第157页)

据此,此处“祕书”似指书名。考之《汉书·艺文志》,并无“祕书”之名。但《汉书·刘向传》称:“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祕书。”颜师古注:“《鸿宝苑》、《祕书》,并道术篇名。”许慎所引,或许即是此类道术之书。

由此推断,将“祕书”一概当作纬书恐怕是欠妥的。而之所以会作这样的进一步探讨,恰恰是因为《慧琳音义》提供了有用的材料。

(二)《玉篇》

《玉篇》,梁顾野王撰于大同九年(公元543年)。稍后,“太宗嫌其详略未当,以愷博学,于文字尤善,使更与学士删改。”^[8]“太宗”(即简文帝)在位仅两年(公元550~551年),据此,则顾氏书成不到十年,即由萧子愷等“删改”。唐高宗上元元年(公元674年),南国处士富春孙强又予修订增字,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(公元1013年),陈彭年等又奉敕重修,这就是今天所看到的《大广益会玉篇》。由此可知,《玉篇》自成书以来,屡经改动,已非顾氏原本的本来面目。这其中改动幅度最大的当属宋人的重修,而《慧琳音义》屡引《玉篇》为释,其成书又在宋人重修以前,虽不能说慧琳所引定为顾氏本来面目,但至少比今本更能体现顾氏原本的面貌。《玉篇》原本尚有残卷留存于世,不过仅占全书十分之一强,拿它与《慧琳音义》所引相比较,就可以发现,它们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。

谚 《左氏传》：“周谚有之。”《说文》：“传言也。”（《原本玉篇残卷》第8页）

斯谚 《左传》云：“周谚有之也。”《考声》：“传古语也。”《说文》：“传言也。”（《慧琳音义》九八·3）

说 《汉书》：“复闻说言。”野王案：直言也。《声类》：“善言也。”（《原本玉篇残卷》第37页）

说闻 《汉书》云：“复圆[当作闻]说言。”顾野王云：“说，直言也。”（《慧琳音义》四五·20）

说言 《声类》：“说，善言也。”顾野王云：“说，直言也。”（《慧琳音义》八八·9）

两相比较，我们不难发现，《慧琳音义》不仅引用顾野王语与《玉篇》比较一致，就是没有明确注明引用《玉篇》的时候，也与《玉篇》有相当的一致性。难怪今人胡吉宣要凭借《慧琳音义》等材料恢复《玉篇》的本来面目。

拿《原本玉篇残卷》与《宋本玉篇》相比较，就可以发现，《宋本玉篇》在释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删削，而在收字方面，又有所增补。这些都可以在《慧琳音义》中找到佐证。例如：

牀座 状庄反。《广雅》云：“人之栖息安身之具也。”《说文》云：“身所安也。从木爿声也。”《经》文作床，非也。检字书，并无此床字也。（七·14）

考《宋本玉篇·木部》：“牀，仕良切。《说文》：‘安身之坐者。’床，同上，俗。”此盖宋人所增，原本《玉篇》当无此字。

面皱 侧瘦反。《考声》云：“皮聚也。”《集训》、《韵略》、《字苑》并云：“面皱也。”《说文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字林》、《字统》、《文字音义》、《古今正字》、《桂苑》等并阙文，无此字。（四一·5）

《宋本玉篇·皮部》：“皱，面皱也。”而据《慧琳音义》，《玉篇》此字阙文，说明宋本“皱”字条为后人所补。

所輶 尼展切。车所践輶也。诸史书多音輶为輶，作柔輶用，人究反。今不用此音。《说文》亦云：“輶，輶也。从车良声。”良音展。经文多从展作輶，非也。輶音展，《玉篇》中自有八训，皆非经义。训云：“輶，转

也,整陈也,信也,舒也,申也,重也,难也,诚也。”并非经意。(一八·17)考《宋本玉篇·车部》:“輶,猪輶切。转也。”可知《宋本玉篇》进行了大规模的删改,八义今仅存一义。

舌则卷缩 今按《玉篇》卷字有三音,一音九勉反,收卷也。又音九媛反,书卷也。又音奇圆反,曲缩也。此音是经所取也,即此卷缩之卷,又有三体,一作𠂔字,角曲也;二作𠂔字,弓曲也;三作𠂔字,皮缩也。经云舌缩,宜作卷字也。(二五·13)

考《宋本玉篇·卩部》:“卷,九免、九媛二切,收也,或作𠂔,又作𠂔。又渠圆切,曲也,膝曲也。”两相比较,我们可以看出,在“卷”这个字上,《宋本玉篇》基本上保留了《玉篇》原有的音义训释,但是在音与义的配合方面,显然没有原来清楚。

(三)《字略》

《慧琳音义》引用了《文字集略》和《字略》。《文字集略》为阮孝绪撰。据张鹏一《〈隋书·经籍志〉补》,有《字略》五卷,北齐广平宋世良撰。^[9]沈兼士等编《一切经音义引用书目索引》以及丁福保编《一切经音义征引书目》均以《文字集略》和《字略》为两书,后者更明确将《字略》标明为“宋世良撰”。但是,据我们考察,《文字集略》和《字略》恐为一书,只不过一为全称,一为简称。《慧琳音义》引书用简称,实属屡见不鲜。如《文字典说》简称《典说》,《古今字诂》简称《字诂》,《桂苑珠丛》简称《桂苑》,或简称《珠丛》,《开元文字音义》简称《开元音义》,或简称《文字音义》。其次,我们全面考察了《慧琳音义》所引《文字集略》与《字略》,将两者作如下比较:

	《字略》	《文字集略》
惋	惋叹,惊异也。(九·2)(二四·12)(五二·14)(七四·9)	惊异也(六九·8)
港	港,水分流也。(一〇·5)(二八·14)	水别流也。(五七·6)

	《字略》	《文字集略》
脸	眼外皮也。(三二·8)(三四·16)(五六·12)(七〇·1) 目外皮也。(七〇·9)	目外皮也。(三一·14)(三三·18)(四〇·4)(六三·10)
钿	金花也。(四八·5)	金花也。(二二·8)(二二·14) (四〇·16)
骗	跃上马也。(五六·13)	跃上马也。(二四·11)

不难发现,两者有着惊人的一致性,不能不认为两者实为同一部书。

说《字略》即《文字集略》之简称,还有直接的证据。《诗经·周南·葛覃》:“薄汙我私,薄澣我衣。”毛传:“汙,烦也。”郑笺:“烦,烦擗之用功深。”陆德明释文:“阮孝绪《字略》云:‘烦擗犹撝莎也。’《尔雅·释山》:‘多草木蛄,无草木咳。’陆德明释文:‘阮孝绪《字略》音古开反。’由此可见,《字略》与《文字集略》为同一部书,只是全称和简称的不同。

(四)《集训》

《集训》一书,诸书不载,《慧琳音义》屡引,可以凭此对之有所了解。不过,对其性质,即它到底是韵书还是字书,今人都避而不谈。如陈炳超先生认为《慧琳音义》“音切参照《考声》(张戢)、《声类》(李登)、《韵英》(元廷坚)、《韵集》(吕静)、《韵詮》《韵略》(杨休之)、《切韵》(陆法言)、《唐韵》(孙缅)等韵书;释义据《说文》、《字林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古今正字》等字书”。^[10]胡奇光先生认为“《慧琳音义》主要根据《说文》、《字林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字统》、《古今正字》、《文字典说》、《开元文字音义》来释义,参照《韵英》、《韵詮》、《考声切韵》等书来注音”。^[11]黄淬伯先生在谈到唐代方言性的韵书时,也没有提到《集训》。^[12]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狮谷本《正续一切经音义》末

附《一切经音义征引书目》虽未明言,但由其按类编次来看,显然是把它当作字书的。可实际情况也许并非如此。

灯炷 案:炷者,引油灺火为明者曰灯炷,本无此字,译经者以意书出,唯《集训》、《切韵》新集入韵,《玉篇》、《说文》、《字林》、《字统》、《古今正字》等无此字。(六〇·15)

由这条记载来看,似乎《集训》应是韵书而非字书。另外,慧琳在论及方音差异时,也引用《集训》,如:

打治 打,吴音为顶,今不取,《集训》音德冷反。(十二·5)

这又似乎表明《集训》是带有关中方音性质的韵书。由于资料有限,对此我们也不敢十分肯定。不过,不管怎么说,《慧琳音义》都为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。

附 注:

- [1] 刘叶秋. 略谈汉语辞书的演进. 辞书研究, 1985(3)
- [2] 徐时仪. 我国最早以“字典”命名的辞书考辨. 上海师大学报, 1988(3)
- [3] 刘叶秋. 中国字典史略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3年. 107—108
- [4] 丁福保. 说文解字诂林. 86—88
- [5] 严北溟. 谈谈一部古佛教辞典——《一切经音义》. 辞书研究, 1980(3)
- [6] 刘叶秋. 中国字典史略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3. 20
- [7] 括号内为中华书局 1963 年版《说文解字》(大徐本)之页码。
- [8] 《梁书·萧子显传》附《萧恺传》. 北京: 中华书局 1973. 513
- [9] 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. 二十五史补编(四)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55. 4933
- [10] 陈炳迢. 辞书概要. 福州: 福建人民出版社, 1985. 159
- [11] 胡奇光. 中国小学史.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1987. 177
- [12] 黄淬伯. 唐代关中方言音系. 南京: 江苏古籍出版社, 1998. 2—4

(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杭州 310028)

(责任编辑 叶玉秀)